

“骨头最硬”文学巨匠的艺术世界

本报记者周长庆

作为20世纪的伟大人物，鲁迅先生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光焰几乎影响中国一个世纪。他是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对鲁迅而言，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一种对苦难的抗争的话，对艺术的终生热爱则是他快乐的源泉。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北京鲁迅博物馆从馆藏文物中精选120件（套），在吉林省博物院举行了“鲁迅的艺术世界——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文物展”，让人们看到这位被毛泽东誉为“骨头是最硬的”文学巨匠的另一面：丰富多彩的艺术收藏和精神世界。

收藏原拓中国现代版画2000多幅、原拓外国版画近2000幅、碑拓及汉画像6000多张；购藏中外艺术类书刊600多种；最早介绍外国美术在中国刊物上发表；创办“木刻讲习班”，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现代版画家……除了创作和翻译，鲁迅把大量精力用在艺术活动上。他既是中国现代美术思想的先驱者，也是现代美术的研究者、教育者与实践者。

美术家鲁迅

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少年时期的爱好和家教对人的一生影响巨大。鲁迅少年时就酷爱美术，热衷于搜集《山海经》《诗画册》等带有插图的书，并影写书中绣像。他在美术领域如同文学领域一样，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他留存的手迹中常见手绘配图，其著、译作品的封面也多亲自设计。

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道：“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我是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足见鲁迅从小对美术的热爱是他一生钟爱艺术的启蒙。

展览展出了鲁迅儿时喜欢的年画、剪纸《福禄寿》《盗灵芝》《九龙柱》，它们现在都能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文人墨客大都喜爱收藏文化典籍乃至书画作品。在人们的印象里，鲁迅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封建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而实际上，他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古代文化传统，并为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出了不少力。他收藏了很多中国画、画册和中外美术书籍，展览展出的有《秦泰山刻石》《出师颂》《石涛山水精品》《吴昌硕书画册》《百华诗笺谱》《海上名人画稿》《原版初印芥子园画谱》，以及林琴南、陈师曾等名家的山水画、花鸟画。

鲁迅还收藏了多幅别人为自己创作的画像，此次展览中有两幅展出：一幅是1928年司徒乔画的速写《鲁迅像》；一幅是日本肖像漫画



“鲁迅的艺术世界”展览。本报记者周长庆摄

家堦尾纯一1936年1月13日在上海为鲁迅画的漫画像，并在画的背面题辞：“以非凡的志气，伟大的心地，贯穿了一代的人物。”当天鲁迅在其日记中记录：“午后往内山书店，遇堦尾纯一君，为做漫画肖像一枚，其值二元。”看来鲁迅为这幅漫画是付了费的，而且价格不菲。从题辞看，这个日本人也是非常佩服鲁迅的。

“中国新兴木刻版画之父”

我国的新兴版画运动是鲁迅先生最早倡导和发起的，被誉为“中国新兴木刻版画之父”。

1928年，鲁迅在上海创办“朝花社”，编辑出版《艺苑朝花》，选登外国优秀木刻美术作品。1931年，在上海举办“木刻讲习班”，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新兴版画家。他先后在上海、杭州、广州等地指导创立了春地美术馆、野风画会、MK木刻研究会等新美术团体，将木刻研究和新兴版画运动如火如荼地推行到大江南北。鲁迅在注重收藏外国版画和美术书刊的同时，也将这些艺术介绍给中国新一代美术家，使本土创作更加丰满。他举办美术展览，亲自编辑出版了多种外国版画集，并帮助木刻青年出版了多种版画集。

提到鲁迅与新兴版画，珂勒惠支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人耳熟能详。她是德国版画家、雕塑家，代表作品有《织工反抗》《起义》《战争》《死神与妇女》等，以尖锐的形式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和勇于斗争的精神传达出来。她是鲁迅最为推崇的版画家之一。1936年，鲁迅自费编印出版了《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亲自设计版面、广告，撰写序言，并对其高度评价：“在女性艺术家中，震动了艺术界的，现在几乎无出于珂勒惠支之上——或者赞美，或者攻击；或者又对攻击给她以辩护。”展览中，珂勒

惠支的版画有《突击》《穷苦》《德国孩子们饿着》等。

鲁迅还收藏了一些国家的现代版画，此次展出了德国、法国、荷兰、奥地利的版画《士敏土之图》《巴黎马戏》《教会市场》《休息的舞女》《女子与山羊》，还有苏联的木刻作品《采蘑菇》《马拉像》《书籍》，以及《远大前程》等文学作品里的木刻插图。

浮世绘是日本的风俗画、版画，主要描绘人们日常生活、风景和演剧。青年时期曾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对日本的版画特别是浮世绘也很喜欢。此次展览展出了他收藏的《色町街上的夕》《康乃馨》《犬》《杭州西湖》等。鲁迅由浮世绘还联想到：“……一个艺术家，只要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了，当然，书斋外面是应该走出去的，倘不在什么旋涡中，那么，只表现些所见的平常的社会状态也好。日本的浮世绘，何尝有什么大题目，但它的艺术价值却在的……关于日本的浮世绘师，我年轻时喜欢北斋，现在则是广重，其次是哥磨。”

北斋以画风景、市井生活著称，其风景画中，以富士山为题材的系列作品《富岳三十六景》尤为著名，欧洲的印象派绘画亦受其影响。展览展出了北斋的《富岳三十六种景东京浅草本愿寺》。哥磨的浮世绘以画美女著称，线条精致，人物表情传神，生活气息浓郁，具有鲜明的世俗性，甚至有几分忧郁、颓废的情调。展览中有哥磨的《母子游戏》。

此次展览还展出了鲁迅收藏的一些外国艺术类书籍，如《白与黑》《苏联儿童版画》《藏书票的故事》等；翻译的外国文艺论著作，如苏联作家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日本作家的《思想·山水·人物》《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编辑出版的中外版画集，如与柔石共同编辑的《艺苑朝花》丛刊。

为弘扬优秀传统艺术，1934年鲁迅与郑振铎托北京荣宝斋重刻了明代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刊行的拱花木刻彩印的画集《十竹斋笺谱》；两人还合编了《北平笺谱》，共收木刻套印彩笺310幅，鲁迅亲自装帧设计，由荣宝斋彩色套印。

鲁迅不仅支持重印古代美术经典作品，还收藏了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中国版画作品特别是青年木刻家的作品，给他们以实际的支持。此次展出了鲁迅收藏的《司令部》《工作》《闸北风景》《流民》《农民》《木刻界》等木刻版画，还有鲁迅校阅的《木刻创作法》。

在木刻展品中，有三幅是刻画鲁迅本人的：1934年赖少其创作的《暴风雨中的鲁迅先生》和《高尔基先生与鲁迅先生》（又名《再会！》），曹白1935年创作的《鲁迅与祥林嫂》。《暴风雨中的鲁迅先生》刻画了鲁迅举着大旗，顶着狂暴风雨勇毅前行。《再会！》刻画了鲁迅接过高尔基先生的沉甸甸的包裹背在肩上，并沿着高尔基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表达了两位革命文学巨匠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

那么，鲁迅为什么这样大力推广新兴版画特别是外国现代版画？他在《写在深夜里》中说：“……看见了别一种人，虽然并非英雄，却可以亲近、同情，而且愈看，也觉得美，愈觉得有动人之力。”

从鲁迅1935年6月4日为《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所写的序中，我们能看到，他是把新兴木刻视为新一代青年木刻家表现蓬勃生活的重要艺术手段，并且是具有“更光明、更伟大”前途的事业。他写道：“木刻的图画，原是中国早先有的东西。唐末的佛像、纸牌，以及后来的小说绣像、启蒙小图，我们至今还能看见实物。而且由此明白：它本来就是大众的，也就是‘俗’的……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文化无关，但决不是葬中枯骨，换了新装，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所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

鲁迅的金石拓片收藏

鲁迅从1913年开始收藏金石拓片，其目的一是保护国家文化遗产，二是金石学研究，三是借鉴古代石刻艺术，弘扬现代艺术。北京鲁迅博物馆现存鲁迅收藏的金石拓片6000多枚，包括汉画像、砖拓、瓦拓、碑拓等12大类。展览展出了鲁迅收藏的砖拓作品《元元年砖》，碑拓作品《登百峰山诗》《曹全碑》，瓦拓作品《玄武》《夔凤纹》《甘林》，墓志《萧瑒墓志铭》，还有佛教造像等。

汉画像是我国文化艺术中的杰出代表和瑰宝，是鲁迅收藏中的重要类型。汉画像是汉代雕刻在墓室、祠堂四壁的装饰石刻壁画，在内容上包括神话传说、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在艺术形式上它上承战国绘画古朴

之风，下开魏晋风度艺术之先河，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法规和规范。鲁迅认为：“汉人刻石，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转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展览展出了鲁迅收藏的江苏汉画像《射阳石门》、南阳汉画像《西王母与月宫、玉兔捣药、九尾狐》、山东汉画像《孔子见老子》。

鲁迅不仅注重收藏，更重视对汉画像的研究，他曾搜集整理完成了《汉画像集目录》，并准备出版《汉画像集》，可惜因种种原因未能实施。但鲁迅突破了汉画像研究只局限于考古学和金石学领域的局面，而注重其在艺术领域的运用，这是他对汉画像研究的独到贡献。

鲁迅为著作和刊物设计的封面，明显受到他所喜欢的金石拓片艺术的影响。展览中可以看到：北京大学编辑出版的《国学季刊》，由蔡元培手书刊名，鲁迅设计的封面取自汉画像石刻云纹图案，古雅庄重，民族传统风格浓郁；鲁迅翻译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柯的《桃色的云》，由鲁迅设计的封面图案，取汉画像中的人物、禽兽与流云作为装饰，简洁典雅；高长虹作品《心的探险》，由鲁迅编校和设计封面，“掠取六朝人墓门画像做书面”。

书法家鲁迅

严格的幼学、严谨的师承及对中国传统的毛笔书法的酷爱，使鲁迅成为近现代一位独具风采的书法家。在现存的大量鲁迅手稿中，篆、隶、行、楷诸体皆工，书风继魏碑一路，宽博沉雄，简淡古雅。郭沫若曾评说：“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融洽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质朴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士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

鲁迅手稿的存世量，是近现代文人学者乃至书法家中最多的。

展览展出了鲁迅的部分诗稿、题赠、书信、手稿。包括致郑振铎、胡适信的手稿，为女作家萧红的《生死场》所做的序言，还有鲁迅自传的手稿，特别是鲁迅1936年9月5日（鲁迅病逝前一个多月）所写的内含7条遗嘱的杂文《死》的手稿，都弥足珍贵。

鲁迅笔下的书法和文学常常相互影响，他的文学作品最初多以书法的形式产生并成型。“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这首《自题小像》诗，是他21岁时所作。1931年，51岁的他再次书写《自题小像》，既表现了其书法上清劲自然、古雅有致的风格特点，也代表了他满腔热血的爱国情怀。他还把《自题小像》赠给日本友人冈本繁。

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大量书信收进《两地书》。展览中，有一封鲁迅1929年5月23日致许广平的信，信中他称许为“小刺猬”，自称“小白象”，让人看到素以“硬汉”形象示人的鲁迅与爱侣卿卿我我的一幕，令人莞尔。

从山西古代文明精粹品读“华夏之华”

本报记者盖博铭

三千年历史看陕西、五千年历史看山西。进入“华夏之华——山西古代文明精粹”特展的大门，聚光灯投射在件件文物上，遥远的时间距离化为数尺俯身端详。文明的厚重、艺术的绚美、古人的趣味以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一起扑面而来。

一展汇万年

一展万年尽收眼底。据介绍，特展由清华大学与山西省文物局共同主办。展览以“文德幽明、瑞节信玉、道生器成、万流归一、汉唐奇迹、画妙通神”六个单元，展出山西省11家文博单位共计300余件古代文物，其中一级文物达半数以上，时间从旧石器晚期至明代，跨越一万余年。

展览主题定为“华夏之华”，其中第二个“华”字寓意深刻。其一，华，花也，美好，亦可借喻西阴文化之“花”。其二，华，精华，华夏文明的精华。其三，《书·舜典》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孔传：“华，谓文德。言其光文重合于尧，俱圣明。”华就是文德。

纵观历史，华夏文明具有独特的文化基因和自身发展历程，始终一脉相承。山西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因相对封闭的特殊地形，遗存的古代文物，无论是地下还是地面，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展览执行总策划杜鹏飞表示，通过历史相关文物，以实物的证据，呈现辉煌的山西古代文明，不仅让观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华夏文明看山西”，更是激励着人们牢记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在展出文物中，我们能够看到东西南北各地文化的交融，艺术的呈现也体现着多元文化的价值，体现着民族大融合的深远影响。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副会长李强在观展后感慨：三晋



展览中的玉立人。本报记者陈钟昊摄

大地不仅是汉文明发祥地，亦是多个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可以说，一部山西史，半部中华史。

文物是时代的产物，其背后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也是时代的凝缩。“文物的造型、装饰、材质、工艺等细节，都离不开时代的印记，也反映着历史长河中我们中华文明的智慧。”杜鹏飞说，将历史知识与艺术审美相结合，用古代文物讲好中国故事是此次展览的初心之一。

从前的车马

在展览现场，不少观展者有备而来，对照海

地之一。在“文德幽明”展区，一只陶鼓“侧卧”着身子优雅地“躺”在展台上，鼓身恰如含苞待放的花骨朵，纹饰均匀流畅，处处体现着匠人的敬畏之心。“古代礼乐不分家，此文物器型之大体现着权力与等级，也侧面印证中华文明的礼乐制度在陶寺文明时期已有雏形。”杜鹏飞说。

《说文解字》曰：“玉，石之美者。”玉器在中国的起源距今约8000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最为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在“瑞节信玉”展区，西周的人首神兽纹玉戈格外精美，纹样中线条与玉石自成一体，炯炯的眼眸与锋利的兽爪格外具有神性，这样的纹饰或许也承载着古人的自然观。山西少有本地玉石，但却有发达的玉文化。策展人谈晟广介绍，晋西南等地区出土了大量龙山时代玉器，数量大、品种多、材质佳、制作工艺水平高，并显示出周边文化因素不断在此汇聚的迹象。

在“画妙通神”展区，这里的“画卷”为观众勾勒出一幅幅颇具亲近感的生活图景。《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出土牛车出行图》中，这些先祖们“时髦”地扎起两撮“V”型发髻；《太原市王郭村娄睿墓出土壁画鞍马游骑图》中，一匹马受了惊吓，在紧急“刹车”的时候还不小心喷出了一坨圆圆的粪球……这些绘画生动地展现了千年前趣味生活。此外，这些珍贵的图像资料，完美再现了中国古代艺术家高超的绘画技巧，为我们重新书写中国国画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除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参观者更能体会到独特的东方之美。这种美，美在外：型、样、纹、色，无处不体现着古人对自然的思考与表达；这种美，美在内：多元文化的交融，凸显了变化之美，中国人一脉相承的文化印记又蕴含着传承之美。

文脉映乾坤

在展览现场多次听到专家介绍，我们要“对比着看文物，合起来看文物”，让时代与文物真正对话起来。

“打开时空看文物，我们能够感受到多元、开放、交流、互鉴的无限价值，历史证明我们不能靠内卷而飞升，文明需要交融来得以绽放。”杜鹏飞说，中华文化有我们的独特基因，多元文化好似被“消化吸收”的养分，我们吐故纳新，保持文化的勃勃生机。

与历史对话也是与自我对话，在观展的留言簿上，有观众写着：“秦晋之好，真的是可以看见文化的交流和衍进。”“参观了展览，每一件展品都浸润着文明的烙印，讴歌着我华夏文化的灿烂辉煌。”……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硕士研究生苑梓楹是此次展览的讲解志愿者。“目之所及皆是我们祖先制作出的艺术精品，文物背后古老的故事感动着我。”苑梓楹说，每件文物上的纹样镌刻着每个历史朝代的审美，千年的文化积淀铸就了我们中国丰厚的文化自信。

在不久前审议通过的《关于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准确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更好体现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

杜鹏飞表示，《实施意见》的出台，让其他国家的观众有更多的机会看到中国的文化和文明，这也是让文物“活”起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

一场展览，捧起了中华文明璀璨的历史记忆。展厅难以装下完整的万年变迁，但沉浸在此的人们或许能放飞自己的心绪，静静地感受文化的魅力，静静地品味历史的华美。